

佳士得拍賣書畫 仇英採蓮圖首現市場 八大山人冊頁估價四千萬

【本報訊】記者洪捷報道：在經濟環境嚴峻的情況下，藝術品能否拍賣出高價，很取決於其質素與稀有程度，佳士得秋季書畫拍賣會，推出清代八大山人冊頁，估計成交價在三千五百萬元至四千萬之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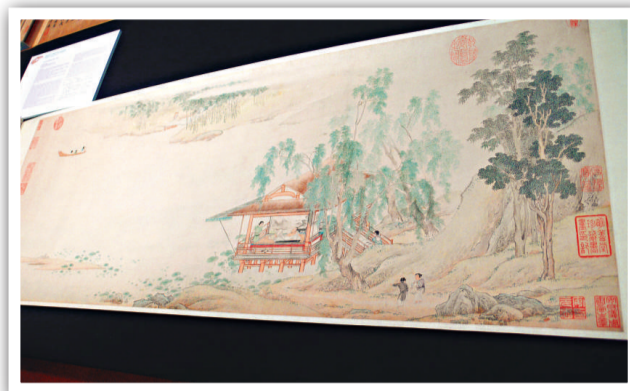
十六開冊頁較罕有

佳士得中國書畫部副總裁游世勳昨日在記者會上介紹說，這套清代八大山人《山水青碧鳥語花香》冊頁，共有十六開，包括十六幅水墨畫及一幅書法，估價待詢，他估計成交價約在三千五百萬元至四千萬之間。游世勳說，這本冊頁由一個日本古董收藏家所擁有，現再經一間藝術商推出市場拍賣。他補充說，過往八大山人的冊頁以八開較多，十六開的算是罕有。

游世勳表示，日本收藏家喜好八大山人的作品，由於八大山人是和尙，作品內容空靈冷謔，着重心靈上的修為。其中一幅畫了一隻小雞只有一條腿，游世勳相信是表達畫家遺世獨立，與世無爭，活在自己的世界的心境。他相信這本冊頁是八大山人較晚期作品，早期簽名的「八」字是呈兩個「七」字，而晚期的簽名中「八」字是簡化成只有兩點。

《採蓮圖》乾隆會收藏

另一幅是首次亮相市場的作品，是明代仇英《採蓮圖》卷，估價在一千二百萬元至一千五百萬元之間，由戴萍英基金會推出拍賣，基金會是屬於古董藝術商戴福保的妻子戴張萍英，這次該基金會將拍賣一百零三件工藝品，作慈善用途。



游世勳表示，戴氏夫婦在書畫上只收不賣，因此這件作品這次是首次出售。他介紹說，仇英早期與文人如唐寅成為好朋友，後開始學畫，跟唐寅的老師沈周學畫，他的作品承襲了宋代院體的精巧細緻，又帶有文人的清雅氣質，這幅作品曾被乾隆收藏。

佳士得的中國近現代書畫拍賣，估價總值七千四百多萬元，重點作品包括吳冠中水墨畫《春雪》，估價在八百萬元至一千萬元之間，傅抱石《山陰圖》，估價在二百五十萬元至三百萬元之間，齊白石國畫《煙雨秋山》，估價在一百八十萬元至二百萬元之間，張大千《峨眉覽勝》，估價在一百五十萬元至二百萬元之間。

佳士得中國近現代書畫拍賣將於十二月二日上午十時在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舉行，而中國古代書畫拍賣則於同日下午三時半在相同地點舉行，而預展則於十一月二十七日至十二月一日在上述地點舉行。

仇英《採蓮圖》卷，畫工精細 (本報攝)

游世勳介紹八大山人冊頁 (本報攝)



智行基金會主席杜聰(右)頒發紀念品給白先勇 (本報攝)

白先勇籲捐款助愛滋遺孤

【本報訊】記者洪捷報道：藝術不僅喚發人的創意，更可幫助有需要的人，著名作家白先勇最懂這個道理，他前晚(十一月十七日)出席智行基金會的慈善籌款晚宴時，熱心呼籲嘉賓們捐款說：「文化，不能換來股票，也不能建築高速公路，卻能喚起每個人都有的善心。」

智行基金會是一個資助內地愛滋病人遺孤上學讀書的慈善機構，由一九九九年至今，已資助了八千名愛滋病人遺孤就學，其中三百人已大學畢業。

白先勇在晚宴上表示，他認識該基金創辦人杜聰已十六年，對方在就讀哈佛大學時曾訪問過白先勇。白先勇知道杜聰出身富裕家庭，後來任職銀行高職，卻在發現河南一些貧窮村落中，一些村民因賣血而染上愛滋病後，杜聰毅然放棄高薪職位，投入幫助愛滋病人遺孤的義務工作。杜聰將善款交給學校，讓愛滋病人遺孤有機會和其他小朋友們在一起讀書學習，融入社會。白先勇去年曾於香港見過三名已完成大學的愛滋病人遺孤，他們都成為大型企業的人員。



呂佳的紅娘折子戲唱做俱佳 (本報攝)

呂佳即席演紅娘

當晚大會又邀請了蘇州崑劇院女演員呂佳，表演了《西廂記》一折紅娘的戲。白先勇介紹說，二〇〇二年他帶著蘇崑的年輕演員在沙田大會堂為一千五百名中學生介紹崑劇，為了讓這些青少年不感沉悶，於是請年輕演員表演折子戲，想不到學生們非常歡迎，後來便催生出青春版《牡丹亭》，當時呂佳也是演出《西廂記》的紅娘，這次蘇崑來港演出，呂佳也有份參演。

大會又邀請了古琴名家李祥霆，以有着一千二百五十二年歷史的唐朝名琴演奏《流水》。

可能是由於連日來忙於推廣崑劇及善事，白先勇原本於昨日出席《傘下的陽光》新書發布會，也因抱恙未能出席。

為了籌募善款，現場亦設藝術品拍賣，包括台灣著名畫家奚淞所畫的觀音畫卷、蘇繡披肩、白先勇作品集及《牡丹亭》DVD。當晚的拍賣很受歡迎，部分藝術品超出底價成交，為智行基金會籌得善款超過二十萬元。有興趣捐款給智行基金會，可登上網址 www.chfidsorphans.com。



劇團代表接受優秀演出紀念獎牌 (本報攝)

港劇團獲粵劇節優秀獎

【本報訊】記者黃寶儀廣州報道：為期一周的第五屆羊城國際粵劇節於十六日晚落下帷幕，在閉幕式上，廣州粵劇團編排的《三家巷》等八個戲經過專家的評審和觀眾的推薦，獲得組委會頒發的優秀劇目獎；包括香港演出團體在內的七個專業院團和八十八個海內外粵劇社團獲贈優秀演出紀念獎。

連日來，來自海內外的八百多名粵劇藝術工作者以飽滿的熱情投入演出，他們分別在劇院、社區、廣場和校園等場館演出二十多場，計有七個長劇、四十四個折子戲和一百四十首粵曲。劇院上座率達到九成以上，觀眾超過五萬人。統計數字表明，本屆國際粵劇節的參演社團、參演劇目、演員人數、演出場次、上座率等五項指標全面超出歷史水平，實現了「藝術盛會、粵劇交流、人民節日」的目標。

本屆粵劇節比較集中地展示了近幾年粵劇藝術創作與展演的新面貌，體現了「粵劇屬於人民」的鮮明主題，組委會圍繞這一主題為本屆粵劇節作了精心策劃和安排。第一次設置了「精彩粵韻」優秀粵劇劇目展演及評獎項目，共評出優秀粵劇八台，這是對粵劇節定位的一次創新性開拓。與粵劇節同時進行的「萬家粵韻」海內外粵劇社團大聯展，讓粵劇節走進千家萬戶，真正把粵劇的歡樂灑進了廣大群眾心中。

此外，歷時五年，濃縮幾代粵劇工作者的《粵劇大辭典》在本屆粵劇節開幕酒會上面向全球粵劇人舉行首發式，對於提升粵劇節地位，意義深遠。

藝術賞析

美術編輯：王忠杰

《鯨魚》令觀眾置身文字迷宮



《鯨魚背上的欲望》的台詞充滿象徵與隱喻

演員投入演繹角色的思緒狀態

一直以來，不論是看舞台劇還是看電影，筆者吸收台詞、對白的能力大致比吸收影像的能力來得弱，故此當從宣傳文章上得悉前進進戲劇工作坊與台灣莫比斯圓環創作公社合作的《鯨魚背上的欲望》，可能是齣喋喋不休的對話劇時，便心怕對話的內容難免冗長、沉悶、難以理解；然而，《鯨》的劇名和宣傳單張上的奇詭意象又令人有很多遐想，不入場便滿足不了由遐想帶來的好奇心。

入場後，筆者從劇中僅聽到一句提及「鯨魚背上」的台詞；至於「欲望」的則遍布全劇，劇中人都為「欲望」跟另一方明爭暗鬥或陷入糾纏不清的關係（「另一方」指一個人或一些人，也許更包括自己跟自己的心理鬥爭吧？）。不過，「鯨魚背上的欲望」到底代表什麼，筆者始終不能理解。

由法國劇作家戈爾德思(Bernard-Marie Koltès)編寫的《鯨》劇，不是一齣講求劇情發展起承轉合式的戲劇，而是以「三十六段商人與顧客交易的對話」組成一個演出。所謂「對話」，其實是商人與顧客輪流講出一段段長篇大論

的個人觀點和內心感受，這些台詞，刁鑽奇怪，充滿象徵或隱喻，例如一句「單純、孤獨、清高的零」便教人摸不着頭腦。分飾兩位主角的六位演員(講國語台詞的莫子儀、蔡政良、梁非偉飾演商人，講粵語台詞的吳偉碩、伍潔茵、鄭綺鈞飾演顧客)在看劇本及排戲時，若遇上不明白的台詞可多讀多想多猜，但觀眾在觀劇時卻因為台詞源源湧出，無法即時逐句解碼、消化。為避免在編劇布下的文字迷宮遊戲中迷失，筆者選擇將「商人與顧客」視作現實生活中的自己、某些人與另一些人，並將「交易」視作人與人之間(可以是不同階層、身份、態度的人)如何面對彼此的欲望與關係，以及將一段段台詞視作一個個零碎的生活片段(台詞涉及不同種類的生活課題)；然後抱著順其自然、即使陷入迷思也毋須苦思的心態看戲，結果，劇中不時有一些台詞闖進我的心坎，讓我共鳴、產生強烈而複雜的感受與反思，例如「與其大家互咬，不如幫對方捉蚤」一句便幽默又警世。

筆者只對小部分台詞產生興趣，但其

他筆者不感興趣的台詞、對話場面並不代表沉悶，皆因由文字產生的舞台影像相當好看，這不能不歸功於導演陳炳釗，在他的調校下，六位演員將台詞蘊含的角色思緒狀態活生生地演繹出來，那些走位與身體能量的釋放、動作細節的處理，不禁讓人聯想起《菲爾德》(Phèdre)等由鄧樹榮執導的梅耶荷德(Vsevolod Meyerhold)式戲劇作品，兩者同樣著重彰顯演員(劇中人)內心的心力、節奏，配合虛幻的布景與現場的敲擊，構成一幅幅細膩微妙、富閱讀空間、情感濃烈的劇場畫面。

演員完全投入地演繹如詩般的台詞，令台詞恍如變成舞台音樂的一部分，恰如其分地將各個形體動作的特點襯托出來，而導演找了三位演員演繹同一個角色，好比用不同樂器合奏，產生不同的編曲效果。

換言之，若閣下對文字的感受度不夠高，以看音樂、形體劇場的心態看《鯨》劇，比起用看話劇的心態，更能享受觀劇旅程所帶來的樂趣。

何俊輝

李自力油畫浪漫又理性



午後的廣場



李自力與其自畫像



悠存童話夢

曾被日本雜誌《月刊美術》評論文章稱譽為「出生中國立足法國的世界級藝術家」的李自力，日前在上海舉辦了個人油畫展，亦是其闊別故鄉近20載首次回鄉舉辦畫展。縱觀畫家46幅作品，嚴謹不失灑脫、執著不失浪漫、理性又不失衝動，讓人感受到一抹來自法國的清新。

誰能想像這位著名畫家卻是理工科出身？李自力上世紀80年代畢業於上海大學理工專業。每當被問及是否只是個業餘繪畫愛好者時，李自力總要糾正對方：「我是業餘學理工的。」

按李自力的說法，學理工出身讓自已知識結構更全面，「這更能激發我的繪畫作品能有更多的理性表達。」

李自力特別鍾情於色彩的研究，加上理工科的背景，讓其作品總是光彩奪目，他習慣用特有的線條勾勒物象的造型，使色塊之間得以分割，並用色光混合原理和裝飾色彩原理來處理油畫的色彩，使色彩的冷暖形成空間。

在李自力那個時代，光是巴黎一座城市就有來自世界各地超過10萬畫家，這個數字到今天有增無減。「作為一個中國人，來到一座舉目無親的城市，我唯有學習、再學習，爭取早日加入職業藝術家行列，唯有保證在巴黎藝術家圈子裡的競爭力，才能讓自己走得更遠，包括榮歸故里。」李自力告訴記者。

從1989年留學法國至今，李自力終於回鄉舉辦個人畫展。李自力說：「一定要等自己功成名就了，成為真正的職業藝術家，才回來。」

本報記者 盧雁



花園小徑